

云乡九坪

□谭大松

穿越如乳汁般乳白的浓雾,伸手捕捉雾浪翻腾的气息。这是我童年时就痴迷的情景。那时我天真地想:当云彩如白雾,在山冈、田野、河流间翻腾起舞,我将驾着彩云之舟,尽享云上风情。

春步苍劲,苍绿已成大地封面。在这怀想与追逐的时节,我选择巫溪西部的九坪踏春寻芳。这一去,竟意外拥吻了天上仙境。童年梦幻,在大半个世纪后成真。揽云踏雾的体验,温润着我荡漾的心扉。

晨鸟喧闹中,我驾车从大宁河畔的巫溪县城一路向西。至湾滩河边,急转右拐,跨过方拱石桥,再沿滨河路蜿蜒北上,追寻云上九坪。浓雾在谷底漫涌,白云在雾上行走,云雾包裹着河水哗啦的声响。是云是雾?亦雾亦云。这天地间的盛宴,奉上极美之感。

我仿佛不是驾车,而是驭雾。雾轮在三米视线内滚动,化作魔幻造型:忽而万马奔腾,忽而虎虎生威,忽而鸡追犬逐,忽而狼奔豕突。一条幽深峡谷的云雾,从海拔五百米悠哉跃升至一千二百米。这是荡魂的高度,养目的高度,醉人的高度。我在这人间仙境里畅想:仙山琼阁,茫茫缥缈。

二

悠扬的二胡漫过波翻浪涌的云雾,欢愉的旋律刹那间流遍全身,如一盆暖炭。云雾载着

轻柔慢捻的节奏,在山冈巡游。我越发相信:人间仙境,自有仙乐相伴。

小车驶入云雾之上的九坪,眼前是缓坡平台,平台上矗立着一排全新民宿。悦耳的二胡声,正从楼房前绿茵茵的草坪飞扬而出。推开车门,头顶云雾,款步花岗石梯,华侨城牌匾悬于门顶,映入眼帘。

华侨城,云上乡村的华侨城。这个名字倏地粘住我怦然的心扉。华侨投资的乡村城池?看中云上烂漫才涌此念?漫涌烟火、喷涌乡愁的归处?华侨打卡故乡风味的驿站?二胡仍在云雾里回旋,飞向久违的心田,将我的疑问捎向远方。

循着仙音,走下石梯,穿过乌黑锃亮的柏油马路,走进云雾缭绕的草坪。只见那位乐者盘腿坐于绿树下,红上衣,白长裤,一脸络腮胡,左手揉弦,右手拉弓,神情专注。精致的旅行包置于身旁,分明也是踏春而来。他与我一样,与姿态万千的云雾同行,情不自禁地停车,提二胡,将整个身心融入这清新的世界。

三

地处渝东北的巫溪红池坝,享有南方第一大高山草场之誉。九坪与之为邻,距红池坝仅

三十余公里。九坪之名,源于九个缓坡平台。

云雾渐散,山里天空蓝如刚纺的布匹。几朵白云缠绕山腰,忽而似棉絮飘向山顶。抬头又是缓坡平台,土色土香的民宿院落映入眼帘,云中筑院的标识在阳光下醒目。

云中筑院,宫殿般诗意的乡村民宿,高山仰止的避暑院落,泥土芬芳的怀旧胜地。寄宿于此,与蓝天相接,伸手可触云彩,心境顿时空灵高远。夜静谧得挤不出丝毫喧嚣,正是放飞思绪的佳境。一个幸福的意念忽然唱响:生活在大美时代,此生值矣!

四

几声清脆的鸟鸣抚摸神思,带我入梦。又是几声鸟鸣,将我唤醒。透窗望去,又见翩翩起舞的云雾,润湿了洁白的窗玻璃。

不愿错过跳进云海洗浴的时光,我走出房间,将身心置放于亦梦亦幻中。云雾驮着五百亩李树、五百亩茶叶、千亩中药材的醇香,仿佛云也醇香,雾也醇香,直扑鼻翼。我张开双唇,大口吮吸着山中独有的美味。

姑娘大了你莫留,留在屋里结冤仇。

九坪《五句子歌》的习俗,源远流长。云雾深处,飘飞着采茶姑娘的歌声。缠绵的爱意浓烈了云雾的情海,云笑了,雾笑了,漂浮的云雾如同小孩的笑脸。

是多彩的云,抑或美丽的雾?我在九坪,乘着亦云亦雾的坐骑,于朦胧中采摘着如诗如画的沧海桑田。

青山公园确实是赏春佳处。桃红,柳绿,樱花粉,玉兰俏,一树梨花压海棠,满园姹紫嫣红。湖中,春波潋滟,小船悠悠;山间,春绿逼眼,曲径通幽。游人或赏花观景,或拍照留影,抖音直播,流连忘返,我则沉醉其中。午后,倦意渐生,开始往出口折返,不知不觉中,误入一片水杉林。

那些粗壮、笔直、挺拔的水杉,就像久违的故人,立即吸引了我。它们刚刚冒出鲜嫩的翠绿,犹如迟暮英雄焕发芳华,令人肃然起敬。

抬头仰望直指苍穹的树木,脖颈有点酸胀,我索性在条椅上躺下,树高天小,白云绕梢,新绿绽开的同时,释放出大量鲜氧,吹响呼吸,吐故纳新。不知是在醉意朦胧的梦中,还是在半醒半睡的迷糊中,脑子里全是水杉。

我所生活的地方,三十多年前是国营水产养殖场,星罗棋布的鱼塘边,是一排排笔直的水杉,还有成片的水杉。随着鱼塘里长出成片成片的高楼大厦,原来的水杉已荡然无存。

我们学校大门旁边的围墙内,原来也有两排水杉,四十多棵。水杉与学校同龄,四十多岁。树高三十米,胸径七十厘米左右。树干端庄笔直,树形典雅顾美,密密的枝叶层层舒展。像哨兵像宝塔像城墙?都像又都不像,但你定能想象出那分外壮观的万千气象:春时翠翠绿绿的,夏季郁郁葱葱的,秋日逐渐变黄,冬天羽毛状的树叶纷纷飘落,在地上铺一层诗意浪漫的氍毹,松松的,软软绵绵的,继而腐烂,化作春肥,改良土壤,给大树提供养料,水杉更加茁壮成长,春华吐芳,蒸蒸日上。

可是,学校搞标准化建设那年,围墙要往外扩五十米,为了透绿,变砖墙为铁栅栏。扩展部分只是增加校园绿化面积,没有规划任何建筑物。然而,有人趁师生放暑假和新老校长交替之时,将这些壮硕的水杉,被锯掉了!锯树那天晚上,本是月明星稀的,忽然间电光闪闪,隆隆的雷声与大树倒伏的轰鸣声形成混响,似悲号,如呜咽,揪人心魄!师生返校时不见水杉,个个心如刀绞。



水杉情

□文
□图
秦和元

水杉彰显着学校的历史底蕴、自然风貌和人文素养。水杉被锯掉后,说巧不巧,学校生源逐年减少,升学率也显著下降。

彼时,位于机关大院后面,场卫生院旁边,与我家还建房一路之隔的一片水杉林,还在。春季,一些白鹭和鱼鸥都飞来筑巢繁殖。它们的窝巢很简陋,几十根枝丫没有规则地交织着,上面铺一点柔软的干草。在五楼阳台上,看到水鸟产蛋、孵卵,看到小鸟出壳、长毛,看到大鸟往雏鸟的嘴里喂食,看到小鸟一天天羽翼丰满,跟着父母飞离巢巢,飞向远方。我们感受到的,不只是亲切和激动,也不只是欢欣和喜悦。后来,医院重建,面积扩大,这片水杉林,也消失了。

五年前,作协组织我们去看湖区最后的一片水杉林。那是鸟儿的天堂,是水禽栖息的家

园。除水杉林边缘的树上没有鸟巢外,几乎每棵树上都有鸟巢,有的甚至有三四个,就像鸟类建筑的楼房。整个水上森林的鸟窝,少说也有成百上千个。清明、谷雨之间,正是水鸟的繁殖季节,白鹭、苍鹭、夜鹭、鱼鸥,在这里和睦相处,在巢巢里产卵、孵化。它们很警觉,见有人来,就飞翔盘旋,或者飞走。

这里的水杉的长势不好,枯死了约五分之一,一棵棵死树的枝叶都脱落了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。问其原因,同行的高书记说,原来附近有个小型化工厂,往这里排放污水,现在被取缔了,估计这些树应该再也不会死了。因为树下的水草都恢复了,水芹菜、菖蒲、芦苇和其他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水草,很茂盛。遗憾的是,重视环保的高书记退休了,而几十米之外,五台巨大的挖掘机正在挥臂挖土、填土,轰鸣声响彻云霄。我想,那些正在孵蛋水鸟的高度警觉与此有关:它们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,它们的家园已受到威胁。高书记走过去询问,又打了几通电话,终是无果。

自然资源是有限的,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已成为普遍共识。但愿我们对那五台正在挖土填土的大型机械的担忧是多余的,但愿它们的铁臂不会伸向这片水杉林。我希望在那里打一道围墙,哪怕是拉一道栅栏,也好啊!

那之后,我再也没有去看过那片水杉林,不知它们现在是否安然无恙。

今天在青山公园看到水杉林,我激动的心情,相信大家都能理解。

水杉是我们英雄城的市树,它俊健挺拔,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树。这英雄树在东湖大放异彩,在城区的其他地方,却已不多见。

很庆幸,青山公园有这片水杉,它们枕着绿水,偎着青山。林中的地面,并不像公园其他地方那样硬化和美化,而是让其自然裸露,更好地接收寰宇雨霖,尽情渗透于发达的根系。

这水杉,不是金山银山,胜似金山银山。愿它们,树身越长越高,插入高天流云;愿它们,树根愈扎愈深,畅饮地心清泉。